

毅庵遺文

胡適題



張君毅庵遺像

PA158/02

張毅齋遺文序

張生毅齋既沒之八年同學傅生煥光廖生世承以書來請曰張君幼學礪行爲先生所亟賞不幸賁志以終今世承輯其遺文得若干首願先生之有言也案生諱宏祥毅齋者余所贈之字也以生肄業南洋大學時余一見卽奇之語之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今子名宏祥吾字子曰毅齋願子之任重而道遠也由是生益自刻勵踴厲風發每試輒冠其曹畢業後考取北京清華學校選送美國大學肄業未行之先訂期結婚請余證盟余殷殷勉以體用兼修興家造國爲吾道光卽以爲送別之詞維時生依依若不忍別者余亦悵然不自解其何故也迨庚申歲忽聞生病沒狀余大駭爲潛然出涕不慟者數日悲夫以余情之難堪若此則同志之悽愴於邑又當何如同學之偕在美邦親臨其喪者酸惻傷哀又當何如而其老母少婦與其昆季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者其慘絕又當何如也悲夫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生之爲文類於古之狂者而

其性情則狷者也吾嘗謂才者木之未成者也。有以繩墨之其大者爲棟爲梁，次者爲椽爲桷，又其次者爲椳闔爲扂楔。若夫芳菲桃李，不過飾觀之具，而已。吾輩負培植人才之責，日以擎天拔地之姿，屬望於當世。若生者既有狂狷之才，庶幾棟梁之選。雖青睞自企，余望之而不謂其遽至於此。此可爲人才痛者一也。立國之原，首重文化。比年以來，士辭歐風，本末倒置，棄國學而奔髦不獨名世之昔渺不可得，即求一燦然秩然卓然自立而不爲世俗所轉移者，亦寥寥乎鮮觀其。人往者南洋同學如方生仁裕、曹生麗明，皆能研求典籍，先後沒於美邦。張生之才過於方、曹，造物者乃更摧殘之，以至於死。琴書零落於故鄉，魂魄泣嗟於異域。助我者無幾矣，啓余者更何人乎？此爲文學痛者又其一也。禮記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勿得不親，先儒有言：師弟之情由父子而推衍者也。方今俗尚澆漓，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師之於弟，既同秦越，弟之於師，更如路人。偶爾睽違，反眼若不相識。天沆瀣一氣，苦岑全生，生於師弟之情，惓惓若是，乃暫游者萬里，永別者已千年矣。將非夫人之爲勸而誰爲乎？此可爲情誼痛者又其一也。爰爲序文，以寫余悲感之臆，且告傳廖二生，聊以不朽之名，勉慰其家云。丁卯春正，唐文治序。

張君毅庵遺文弁言

生才不易。成才愈難。方士之佔舉求學也。孰不高自期許。冀他日學成致用。然爲才力所限。未能深造。偶有一二才智特出者。又往往爲遇所阨。不能竟其學。窮愁潦倒。以致無成。若吾友張君毅庵有可造之才能。可爲之境遇。而卒短命而死。豈非事之尤可痛心者耶。遜清光緒末年。余放取郵傳部高等實業學校（即今之南洋大學）。始識張君。於時一見傾心。過從日密。相與縱談時事。慷慨言志。每至宵分。民國元年余與張君同在南洋畢業。轉入清華學校。又插在同年級。四年同舟赴美。君至曼因肄業。余入勃朗大學。爾時雖分居兩地。然書疏往返。無或間斷。越年君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習經濟科。不二年即得學士碩士位。君之家人促君早日歸國服務。君擬再入畢業院專攻一年。復赴歐遊歷。是以遷延未果。是時美邦甫經大戰。疫

病盛行。君亦染疫遷入醫院調治。余在勃朗聞信。彷徨終夜。當時東美各地。均以疫
病戒嚴。大學且有學生戎裝輪流守衛。禁止閑人出入。余欲赴紐約視病。而驅電飛
來。謂君已長逝。余寓主人爲一慈祥老婦。知余友病。輒殷勤探問。見有電自紐約
來。問報告某友消息耶。余不禁持電長號。咽不成聲。當時卽束裝就道。赴紐約裏切
友人爲君料理後事。登輪四望。覺大地茫茫。不辨何色。甚矣哀感之入人深也。君爲
人深沉有大志。平居寡言笑。然詞鋒所及。雖雄辯者無以難之。其爲文奔騰豪放。如
天馬行空。而筆意尤能銳出。南洋唐蔚芝先生每嘆爲及門健將。國文大致君嘗得一百
二十分。實開南洋創例。然君固不僅以文辭著也。君在清華任一五級會級長。一五級
者。固以課外活動著於清華。凡發行課餘談，表演中西劇本，編輯畢業刊，以及每週
常會會務。均由君主持其事。清華前校長周寄梅先生嘗手書褒狀以獎之。留美時君又
繼胡適之先生爲留美季報中文總編輯。其熱心公務任勞任怨之精神。爲僑輩所欽重。
君歿之翌年。其家人以余知君最深。囑爲編輯遺文。余以人微言輕。不足以表揚君之

才識。逡巡未敢。今歸國已九載。年華如流水。而君遺文尙未得人而理。不重負我良友耶。爰就相知藏君文者。綴拾數篇以寄哀思。嗚呼，君之才之學而僅止於此。君之不幸。又豈徒君之不幸乎哉。

民國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廖世承序於嚳城求可堂

目 錄

張君毅庵遺像

張毅盒遺文序

張君毅庵遺文弁言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義

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論

秦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以滅六國論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義

戰國時蘇張從橫利害得失論

屈原賈生論

國文研究會記事冊弁言

師克在和不在衆論

漢伏生叔孫通論

宋仁宗以陳執中爲相諫官力爭不從論

戰國策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事試演爲長篇

楚霸舉論

論今日整頓獨強政策仿戰國策楚人以弋說楚王體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使便言惟謹爾述義

伯夷屈原合論

楊氏墨氏佛氏之學異同得失論

君子以果行育德義

君子以教思无窮保民无疆義

讀平浙紀略書後

擬送孟東野序陳仲子論

正食

擬莊子秋水篇

論國利民福之所在

論宗教門戶爭執之無謂

論宗教門戶爭執之無謂（續）

科學質疑

雜記

二統論

擬李身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用原韻

儒者之理想邦治

荀子法後王釋疑

山海經解盛

本級之回顧及前途

明欲篇

托爾斯泰學說一斑 貧富隔絕論

托爾斯泰學說一斑 攻擊科學家

別課餘談並別清華感言

遊千馬湖記

留學界之進步

中國晚近國際貿易

戰時財政說

宗教問題之商榷致民立報記者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義

(錄南洋舊作)

天地吾不知其所始也。吾唯以有人之始。而爲天下之始。生人吾不知其所始也。吾唯以人文之始。而爲生人之始。天地則無人也。則天地不傳。而吾無以知其爲天地。人而無人文也。則人道不立。而吾亦無由知其爲人。故天地賴人以傳者也。人賴人文以化者也。鸚鵡能語。猩猩能言。則人之爲人。未必徒以其有語言也。猿猴二手而二足。則人之爲人。又非徒以其二手而二足也。然則何爲而謂之人。有人文而後謂之人也。有人文焉。不知大而化之。長而成之。是有人而未始有天下也。有父子而未始有君臣也。是人文之道未盡也。何謂人文。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後曰人文也。而人文猶非盡此焉。蓋必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而後可謂之人文。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天下亦一時變也。乖

氣戾氣。充塞於天地。苟不驅之逐之。而大爲之防。則正將不勝邪。而天下必至於亂。聖人憂之。而示於天下後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以聖人知君臣之有義也。得其合乎義者。必標之於天下曰。爲君當如此之有禮也。爲臣當如此之忠也。得其合乎親者。亦必示之曰。爲父之慈當如是也。爲子之孝當如是也。舉凡一敬一愛一誠一仁之足稱。莫不筆之宣之以示天下後世法。而又知善之不足以盡得而勸天下也。於是又網羅天下之不義不親不仁不德。舉凡一罪一惡之足以懲者。亦必筆之宣之以爲天下後世戒。此聖人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道也。而天下之人。亦以此而化成。心無邪而行無不善。夷狄者進於禮義矣。禮義者踐乎聖賢矣。六合之內。四海之中。莫不同然皆化。商周之所以治。豈偶然也哉。而孔子之作春秋。又豈無故哉。聖人達而在上。則執刑賞以化成天下。窮而在下。則寓褒貶以化成天下。要皆觀乎人文以爲之也。觀人文。猶觀天文也。所以觀其漸也。善有所由來。惡有所自萌。礎潤而雨。月暈而風。天事人道。豈有二哉。苟不觀其漸而豫爲之防。則天下之患未可知也。詩云。迨天之

未陰雨。微彼桑土。綢繆牖戶。孟子曰。及其時。明其政刑。其亦猶此意乎。

（原批）

渾灝流轉一氣卷舒其設想之奇
用筆之幻真欲合莊子國策而一
之傑作也

案是篇得一百二十分實開南洋創例 世承識

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論

（錄南洋舊作）

上古爲善而人化。後世爲善而人忌。非盡世道人心之不若。而爲善之誠否係也。善誠者明乎公。不誠者專乎私。天下不可一日而有私者也。私物藏而盜賊劫竊之亂起。私善存而爭戰甲兵之禍興。彼後世之人。不知出私物於筐篋。而欲免盜賊於天下。不知公私善於天下。而欲弭戰爭於當世。則亦何怪乎莊周之以仁義喻筐篋而譏之哉。行私善以盜名。豈聖人之本旨哉。聖人固於仁義於天下。以與人爲善者也。公善於天下。聖人之所以成大善也。泰山不讓邱陵。故能成其大。江海不却細流。故能就其深。聖人非能爲太善也。爲能取天下之衆善以爲善。能推己之善以及人善也。中庸曰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聖人采善之徵也。聖人者。采衆善而執衷之者也。故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夫惟執其至中。而後能得天下之至平。得天

下之至平。而後得天下之至和。至和者。聖人與人爲善而得之也。與人爲善。則己之善以明。而或過或不及之數見焉。故曰朋友責善之道也。非特朋友然也。君臣父子長幼兄弟。莫不有同善之道。存乎其間矣。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未有不思達人而已能達者也。未有不思立人而已能立者也。專務己善。而不及人之善。是以善人自待。而以禽獸視人也。是率天下而爲亂之道也。且人性善也。四端盡人而有也。良知盡人而有也。其所以惡者。物蔽之也。良知盡人而有。物欲不擇人而蔽。良知之覺悟卽爲善。而物欲之蒙蔽卽爲惡。無論我也物也。莫不有善之時。有不善之時焉。人之善之時也。卽吾之當衆而師也。人之不善之時。卽吾之所當告而勸也。而吾之不善之時。亦卽人之所當告也。人之與我交相勉也。相勉愈力卽知過愈多。知過愈多。而爲善與之俱加焉。至其極也。則渾然至誠。與天地化。君子之善。莫大於此。亦卽君子之所爲。莫大於此也。

（原批）

置身題巔盤旋屈曲以取其神文
境絕似老蘇